

大革命时期醴陵的“南四国”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醴陵状元洲、渌江桥公所二楼会议室（今市图书馆二楼阅览室）主持中共湘东特委会议，听了醴陵县委书记易克仁同志汇报后说：醴陵人民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斗出了一个“南四国”，很有名气……

（注：中共醴陵党史第一卷 180 页）毛泽东同志讲的南四国，就是当时的南四区。按现在应该是管辖贺家桥、大障、马恋、嘉树、栗山坝几个乡镇。靠近南四区的攸县北部，即明月大桥的农民运动在南四区影响下，由贺筱风、杨凤楼（祖籍贺家桥人，在秋收暴动中加入了共产党）孟宗益相继组织农民暴动队，在没有找到攸县党组织情况下，他们找到南四区区委周不论，县委副书记罗啟厚，同意他们在南四区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故发展成一块跨界的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由于从建立农会起，到创建苏维埃政权，秋收暴动，革命群众对反革命开展武装斗争，镇压反革命，土豪劣绅在乡无法安身，有的去了县城、省城，有的就上书给程潜、鲁涤平和军阀何键，以“南四国，西一寨，罗家岭是租界”为题，陈述南四区和西一区共产党活动和“赤区革命”罪行，请求他们派重兵前来进剿。本是土豪劣绅上书求救的哀鸣，也是当时武装斗争的真实写照。后来这个“南四国，西一寨……”变成了革命群众的口头禅，感到自豪。

一、大革命前后醴陵社会

醴陵，这个曾被称为“吴楚咽喉，湘东明珠”，据醴陵





县志记载，居住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的人们，多是宋、元以来的客籍移民后裔。全县客籍移民后裔占总人口近 99%，这些移民来自江西、广东、福建、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尤以江西、广东、福建为最多。由于人口流动、迁移使各地的先进生产技术、文化习俗相互交流，加上先民们勤劳奋发，从而促进了醴陵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进步。清雍正七年（1729 年）由广东移民廖仲威在东乡汾山发现瓷泥，开办第一家瓷厂，到光绪年间，全县就有粗瓷厂 480 多家。由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醴陵成为湖南少有的富庶之地。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广大劳动人民仍然是被剥削被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据醴陵县志记载占总人口 4.5% 的地主。占有土地 26.68%，百分九十多的农民只占有土地 11.86%，其余的也是土豪劣绅们控制的神祖祀会和所谓公产。东乡地主李咸岳就有良田万亩，田连阡陌。西乡地主田保元，贫苦农民田心昭向他借 4 元大洋为妻治病，除以 120 斤花生抵三元外，其余一元三年以 28 石谷才清这笔阎王债。加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千方百计控制着党、政、军、财、文大权，从“五四”前后开始，醴陵的一切，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军政官吏和地主豪绅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全县共有军、政官吏 1008 人。其中县级以上文官 200 多人，内有省部级 6 人，将校军官近千，其中将级军官 219 人（上将 5 人，中将 29 人，少将 194 人，另有 33 名将级军官在台湾）。这些军官大都出身于豪绅，地主家庭，多与地方官吏相互依存，利用，盘根

错节。南四区也是国民党反动势力雄厚的地方，大军阀何键，醴陵三大恶霸号称“醴陵三霸”就有两霸（一是文湘岩，二是颜傅岩）是南四区人。大恶霸文湘岩亲手批杀革命党人就有二千余人，为了夺娶弟媳，亲弟也是他刀下之鬼。他们在乡鱼肉人民，为所欲为，谁敢说个不字。这样醴陵劳苦大众头上罩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封建官僚交织的大网，。当时的醴陵人民就像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大井中，南四区人民压在最底层。

二、南四区人民敢于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富有敢于斗争的光荣传统，公元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三年）农民潘应光，石九茂受太平军影响，在云峰庵一带聚集上千人密谋起义，后被清军镇压，起义失败，但他们反抗清王朝的精神意义深远。一九二四年冬中国共产党醴陵特别支部成立，从此醴陵人民有了一个为穷人说话，为穷人谋福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南四区成立了区委，一批在外地早期加入了共产党的党员，回到家乡，发展组织，建立支部。一九二四年冬，从长沙修业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周不论回到了家乡马恋，发展了档梓山小学老师戴学林，杨海波等建立档梓山支部。从安源路矿回乡共产党员刘绍基，在家乡嘉树楠竹山发展了贫苦农民姚爱森、姚再傅、郭登连等建了楠竹山支部。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群众就有了主心骨，人民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在中共湖南区委派遣特派员张明生回醴陵指导秘密农民运动，1926年2月16日醴陵县第一个农会组织

杀得敌人纷纷走，
喊爹喊娘喊救命。

当农会组织全面建起来以后，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经济上实行减租，退押，组织“公产公款（财务）清算委员会”等举措，给土豪劣绅地主经济上以沉重打击，使农民得到实惠；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威风，将一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入“另册”外，还对少数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组织面对面的斗争。摧垮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等等，这样就触及了土豪劣绅利益，他们顽固地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这样就在南四区上演了革命工农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刀对刀，枪对枪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反动派对南四区发动 110 多次进剿，南四区委带领农民武装开展反围剿斗争，共歼敌 200 余人。缴获枪支 300 多支。使敌龟缩县城，不敢贸然下乡。最终斗出了一个“南四围，西一寨，罗家领是租界”的胜利局面。反动派发动对南四区较大的武装进剿和多起血案主要有：

1、四·七酿惨案，血债用血还

一九二六年十月，南四区农民协会在大障妙泉育婴堂成立，选举杨建新农会执行委员长。南四区农民运动开展有声有色，特别是毛委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米醴陵，在先农壇召开座谈会，杨建新参加了座谈会，会后即回南四区传达，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1927 年 4 月 1 至 6 日南四区农会在水口山彭氏宗祠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发展生产，蓄禁山林，烧毁契约，破除旧俗，男女平等，兴办教育等等，



还决定将档梓山高级小学迁至云岩寺。四月七日即会议第二天，档梓山迁校，这下触犯了土豪劣绅尊严，破坏了过去他们说了算的规矩，他们纠集反动武装，闯入档梓山放火烧校，杀死共产党员教师戴学林和农会执行委员颜啟寿，杀伤农民代表颜奉生和学生多人，从而制造了醴陵农民运动第一个反革命杀人案件——南四区“四·七”惨案。

事件发生后，区农会一面立即派人到县里报告情况，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对被害人收殓遗体，料理后事，中共醴陵地执委和县农会得到报告后，立即调集工农武装 200 余人。由潘疆爪率领，于 4 月 9 日前往贺家桥一带镇压反革命。当场抓获肇事的反动份子贺高秋。贺鸿庆等人处死在水口山彭家祠堂门前，为死者祭灵。（首犯贺励臣，这个大恶霸虽逃，但后在秋收起义中也被镇压。）第二天在档梓山附近的颜家巷召开南二区、四区、西一、二区农民和革命师生一万余人的大会。愤怒声讨制造四·七惨案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残酷杀人的滔天罪行，会后抬着遇难者遗体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27 年 9 月 9 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县城处决了清乡司令彭承美的消息传出后，1927 年 9 月 10 日中秋夜，全县霹雳一声暴动，东、南、西、北四乡农民，全面开展“一夜光”行动，镇压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和清乡反动分子，围攻团防武装和反动驻军。南四区周不论在马恋镇压了唐步竹，大障的杨秀峰，汪先干后，决定对“四·七”惨案的总后台在逃的贺励臣捕

杀。

贺勋臣是醴陵南乡一大恶霸，农民运动之初，当地农民砸了贺家的祖宗牌位，马日事变后，他反攻倒算，勒令农民出钱给他重做了祖宗牌位，农历七月中元节祭祖，贺跪在牌位前洋洋得意地说：“公公婆婆啊，你也有今日！”（意即过去牌位被砸，今日又复位了），周不论借用他这句话作暗号。9月20日当贺勋臣坐轿出门时，暴动队隐藏在他必经之地等候，当“公公婆婆啊，你也有今日”的暗号一发，暴动队员一拥而上，将这个恶霸击毙在轿内，并指着他的尸体笑道，你的公公婆婆哪知你有今日！

2、乔装迎贵客，缴获枪五支

9月底，反动分子，县政府被农民暴动弄得不安宁，特别对南四区这个周不论视为眼中钉，企图捉拿归案，于是派密探陈某带了四个荷枪实弹的县警备队员，来到马恋段高圪冲。游击队员周风衡，周仁山发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周不论，周不论大智大勇，一面乔装当地豪绅，长袍马褂亲自迎接，筹办酒席殷勤款待。一面暗中布置共产党员杨建新等人，迅速调集游击队员，悄悄包围屋场见机行事。当匪兵大吃大喝之际，周不论鄙夷一笑：“你们到此有何贵干？”

“我们是来拘捕暴徒周不论的。”陈某露着黄牙，大言不惭地回答。周不论筷子一搭，厉声斥道：“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听到这号，埋伏在外面的农民一拥而上，陈某一伙全傻了眼，等清醒过来时，梭镖，马刀早已顶住了他们的胸膛，一个个只好束手就擒，反动派又一次赔了夫人又



折兵。十月中旬，郭天保派清乡队长叶文科率领清乡队200人，到南四区贺家桥，妙泉一带进剿。叶是嘉树人，自认为路熟人熟，从县城到贺家桥要步行几个小时，大摇大摆刚到贺家桥还没落脚就遭到游击营和当地农民武装的围攻。坚持到晚上，情况更不妙，满山星火，洋油桶内鞭炮声，恰似机枪响，喊杀声响彻夜空。叶文科以为是大队人马来袭，率领清乡大队连夜逃回县城。郭天保也恐惧，知清乡队不是游击营的敌手，便向省长鲁涤平求援，一场更大的反进剿斗争正在悄悄进行。战争考验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南四区的农民武装，在县委和周不论等人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愈战愈勇，使敌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当时的“湖南民报”就有这样一则报导：

“醴陵的近况，真是闹得稀糟了，就把南四区讲起，近日设伪总指挥部组织特别法厅，审理土豪劣绅……至若清乡的兵到了南乡洒汾就不敢前进，一个个都遍身发起麻来，……农会均以建立，处处树起高高的长竿，悬挂党旗一面，醴陵军队虽有，不敢下乡，纵然下乡，一到下午就要回县……。”

3、夜袭海公祠，敌军乱成团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省长鲁涤平派三十五军一个正规营，由营长钟如月（醴陵人）带一个营先对西乡进剿，再进入南四区，除一个连留在石亭，一个排在神福港，其余住进了栗山坝陈氏宗祠。罗啟厚、周不论得知这一情况，决定反“进剿”斗争，陈氏宗祠地处大垅中央，四面无处隐蔽，罗啟厚便做好境董钟云风的工作，让他以同宗关系，宴请钟如



月，并以关心部队安全为由，建议钟如月移防汪海公祠。钟如月十分满意，于翌日进驻汪海公祠。当时游击营组建不久，力量单薄，武器较差，便在大石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除游击营加紧备战，在海公祠后山待命。二是组织群众备好干柴、鞭炮，洋油桶，作好疑兵助阵准备。三是游击队员洪散发，钟荣芬携带罗啟厚，周不论的密信去湘潭岭背，向既不为匪，又不与游击武装合作的邓金山绿林队伍求援。邓与洪、钟相熟，又了解罗启厚是专打土豪劣绅，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并亲自带队参战。汪海公祠坐落在罗家岭山脚下一个小坡，三面环山，前面有小溪。农历十月初三（1927年10月27）下午，邓金山一行来到白鹤仙灯火坳游击营，指挥部，商定作战部署后各就各位。深夜两点信号枪一响，顿时山上火光四起，洋油桶“机枪”，响个不停，夹杂着鸟銃、松树炮声，喊杀声震天，游击营正面进攻，打掉四个岗哨直冲汪海公祠大门，邓金山率部，干掉了敌人火力点，又向屋后夹击。敌军不知对方兵力虚实，乱作一团。除钟如月率部分残兵突围逃跑外，共毙敌15人，俘敌100人（其中20余人是醴陵藉士兵）缴枪130余支，马刀30片，手榴弹180多颗。战后为感谢邓金山的支援，罗啟厚送他400元光洋，邓谢绝未收，选了六支好枪返回湘潭。

4、“南四区之役”斗出南四国

1927年10月三十五军钟如月部在海公祠吃了败仗，怀恨在心，十一月又派一个连进西一区，刚到栗山坝就被游击营和农民武装围捆，敌大惊迅速撤离。这下把何键搞怒了，

派了二个团进攻南四、西一区，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区委书记周不论发动游击队员数千人带上武器、鸟銃、梭标、松树炮、火把、洋油桶、爆竹等，与敌人正面交火，另一面左右夹击，在大障至贺家桥敌军必经之地山坡里埋伏，敌人人多，又错误认为是一些农民，武器又不好，抱有轻敌思想，当敌人进入山坡伏击圈时，夜深人静爆竹响声通过洋油桶像机枪射击，加上山上一片火光，杀声震天，敌军惶恐异常，军心大乱，组织机枪掩护撤退，连夜逃出南四区，窜回县城。

游击队尾随追击，俘敌 20 余人。敌人仍不死心，不久第八军熊震来醴陵驻防，纠集清乡队挨户团 5000 余人，大举进剿南四区。因敌军知游击队厉害，不敢当前锋，就抓了一百多名土豪劣绅当向导，挨户团清乡队为第二梯队，熊震部则缩到后面跟随前进。中共醴陵县委决定，以组建的工农军第一团为主力迎战，发动当地数千名游击队员助战，仍采用夜战，近战和伏击的办法，进行反攻。当打头阵的土豪进入了伏击圈，山上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七十多名豪绅地主，一举抓获就地处死。清乡队挨户团见势不妙，连连后撤。熊部闻讯如惊弓之鸟，连夜飞速逃回县城，这就是南四区之役。从此，南四区被土豪劣绅称为“南四国”闻而生畏，不敢越境。秋收暴动之后，清乡队挨户团三十五军，第八军，第六军，罗定独立团，湘潭清乡队等先后数十次，出动上万兵力在醴陵清乡进剿，均未越过罗家岭，都以败退告终。

几次战役结束，革命军愈战愈强，红色割据不断扩大和

巩固，土豪劣绅不敢在乡村逗留，一个个躲进县城和长沙、马恋、高桥边下山劣绅把南四区当国家，罗家岭当租界，并以南四国，西一寨，罗家岭是租界为题给程潜、鲁涤平、何键等写信，陈述共产党和赤区革命的所谓罪行，要求他们调集重兵再来进剿。有的土豪劣绅则用“有人破得南四国，金银财宝用牛拖”为诱饵，诱使反动军队镇压革命人民。从此，南西乡群众常以“南四国，西一寨，罗家岭是租界”作口头禅，而感到自豪。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农历正月初八）南四区在马恋陈家洲陈发公祠召开二万人大会，区委书记周不论同志宣布“醴陵县南四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南四区工农兵劳苦大众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权，从此醴陵人民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创了湖南省苏维埃之组织，实由醴陵开始的光辉历史。醴陵农村对敌武装斗争开展以来，得到了湖南省委高度评价。1928年2月6日省委向中央报告中称：醴陵全县的农民都起来了，都做到杀土豪，夺取武装，分土豪劣绅财产等工作，尤其是南乡已建立苏维埃政权。醴陵的武装斗争是全省最先进最激烈的地方，是全省的模范县。

三、大革命失败，五万英烈血洒醴陵

醴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础，1928年3月国民党35军军长何键召开“两湖善后会议”决定对醴陵进行重兵“进剿”。4月11日第八军十二师，第六军十八师和警卫团，特务营，机枪连，以及王学林“进剿”司令部一个团，学兵一大队，



护路一队等部共二万人马的正规部队，加上罗定独立团以及郭天保为司令的清乡队，并纠集回乡的大恶霸文湘岩等土豪劣绅对醴陵等苏区进行“血洗火烧”大规模“会剿”，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员杀光，房屋烧光，财产抢光的三光政策。反动军队所到之处“见人就抓，见人就杀，无所不为”。逃亡回乡的土豪劣绅依仗新军阀势力，张牙舞爪穷凶恶极，狂叫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县挨户团总团长大恶霸文湘岩，坐镇南四区，指挥区挨户团长，清乡委员汪岑岚在南四区疯狂大屠杀，仅在贺家桥就屠杀 800 多人，在大障一次机枪扫射 70 多人。汪岑岚在家设立会剿清乡办公处，采取种种欺骗，诱惑等手段，把逃走在外或上山躲避的群众蒙骗回家，然后一并逮捕处死。仅大障，贺家桥，马恋段就有 3000 多人被杀。凡是被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每具尸体收四块光洋的收尸费。1928 年 7 月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称，醴陵南四区，一个区就被屠杀近 3000 余人，其中共产党员 1115 人，被烧房屋 829 栋，马恋段的申明，巷前，汪家桥三个村就 450 人被杀，申明村 127 人被杀，其中 9 户杀绝。只有 108 人的柴冲竟有 80 人被杀，剩下的 28 人系小孩和残废，整个苏区一片腥风血雨，家破人亡，鸡犬无存。地域相连的南四、二、三区，30 里内被杀得无农民，数以百计的村庄无人烟，以致 1929 年春，这些地区竟无人下地耕种。据统计，大革命时期五万英烈血洒醴陵。（注：中共醴陵党史第一卷第四页）

四、星火扑不灭，战斗永不熄

醴陵经过大革命血洗火烧之后，被杀害的优秀党员干部数以千计，南四区的周不论、刘绍基、黄品铭、缪忠、郭登连、陈竞先、杨光冬等都已英勇就义，但是，后继有人，有星星之火，战斗就不会停熄。

一九三零年秋，在莲花县召开的地区党代会结束后，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石青要去上海开会。为安全起见，石青确定绕道攸县，醴陵搭火车去上海，便与两位要返回的株洲党代表结伴同行。一路上醴陵赤卫队派杨大（若口冲人）易连宗（三星里人）李克筹等负责护送。他们扮成商人，从莲花往攸县，过船湾来到大障，为避开敌人视线，大家商量分散住宿。石青夜宿在南四区区委书记杨廷仪家，两位株洲代表就住大障镇上饭店。很不幸两位代表被团防队当晚抓住，关进了大障梁公祠。情况紧迫，必须想法救出党代表，敌人在梁公祠戒备森严，怎么救，急中生智，杨廷仪如此这般分别作了交待。党员赤卫队员夜半过后到处点火，呐喊助阵，赤卫队正面强攻梁公祠，杨大，易连宗等潜行来到梁公祠门前抬起一根石柱，猛力撞开大门，冲进去连放几枪。团防队不知虚实，一下慌了手脚，吓得把枪丢到天井里钻到楼上躲起来。赤卫队员喊开团防队长的门，一枪将他毙了。这时周围山上，田垄里到处火把，呐喊声，冲杀声，响彻夜空。敌人龟缩一团，谁也不敢出来，赤卫队员趁机冲进囚室，救出了两位党代表。等到天亮，赤卫队一行走神福港渡河，经关王庙，抵姚家坝，送石青同志上了火车，两位株洲党代表也



安全返家。南四区党组织领导下一出偷袭梁公祠，智救党代表，以胜利结束。

南四区组织由于革命形势变化，虽然在敌人严酷镇压遭到破坏，活动并没有停止。1932年县委刘文辉，杨奇等潜回大障，在石冲建立了支部。后因县委负责人叛变，又一次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很多党员又遭国民党屠杀，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要有一个党员在，就是一粒种子，就是一粒火星，就会燃起燎原之势，最终是一片光明。幸存的党员一部分上了井冈山，一部分就在南四区坚持战斗。1949年5月在颜家巷成立了中共明月乡总支委员会，由李莎特任书记，刘咨康任副书记，委员有杨光潜、杨朝宗、刘芳槐、杨文彬、颜枚杨，发展党员140余人，遍布于贺家桥、大障、马恋、嘉树、栗山坝、攸县大桥等地，在南四区组织贫农团，开起各项革命活动。直至7月25日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醴陵城，醴陵解放了，南四区人民当家作主了。南四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地革命，秋收暴动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跟着党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回顾历史，以史为鉴，缅怀先烈，启迪后人发展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变革中牢记毛主席对老区人民的教导：“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进。





注：本文资料来自：“中共醴陵历史”一卷、二卷“醴陵人民革命史”“南四区苏维埃纪念馆资料”“醴陵革命烈士英名录”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纪念毛主席点赞醴陵九十周年

醴陵市“南四区苏维埃纪念馆”志愿者姚湘礼摘抄整理
2020年12月

后记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点赞南四区九十周年，又是建党百年大喜即将来临之时，我作为南四区烈士后代，怀着无限感恩之情，认真读了“中共醴陵历史”“醴陵人民革命史”“醴陵烈士英明录”和“南四区苏维埃纪念馆资料”等文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使自己明白是“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文件学习，联系今日之醴陵，先烈们对砸碎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愿望已经实现了。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已经改变了模样。南四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已经走上了小康之道，向着美好生活的未来正努力奋斗。基于感恩党，在市史志办领导下摘录整理了学习心得和笔记。特别是南四区一千多名烈士和几千革命群众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通过资料加上找烈士知情的老人，烈士后裔提供一些具体内容，整理了十多个红色故事，作为我对毛主席为南四区点赞九十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无限感恩祝福，也作为勉励自己，教育家人和后代，永远跟党走，听党话的心境。

感谢市老干局、市史志办、南四区纪念馆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和“耿飚将军研究会”陈其林老师的指教并提供了学习资料。还要感谢“周大福”工作人员张玉玲同志帮我校对，打印以及参与修改提供宝贵意见。

由于自己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内容上、文字上肯定错处不少，请批评指正。

醴陵南四区苏维埃纪念馆志愿者姚湘礼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